

古筝世家女传人

——记青年古筝演奏家李汴

□ 于允科



现代生活节奏飞快,商品经济的大潮涌来,于是,流行歌曲走俏,一大批小有造诣、以形掩声的歌星应运而生。相比之下,“国粹”几乎被人淡忘……然而,你知道吗?一位从八岁起就登上舞台,秉承父志,执拗地献身古筝艺术的女士,至今甘于清贫,弘扬祖国的民乐演奏。她,就是中国煤矿文工团演奏家李汴。

李汴出生于古筝世家,其父曹东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筝演奏家及教育家。遗憾的是,曹东扶先生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下,不幸逝世已经十五年了。令人欣慰的是,李汴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,使祖国的古筝艺术免于湮灭……

我国筝界有四大流派,其代表人是曹东扶(河南派)、王巽之(浙江派)、苏文贤与罗九香(广东潮州派、客家派)、赵玉斋(山东派)。各派争奇斗妍,无不高雅,其中河南派的“河南板头曲”流行于河南南阳一带,亦称“中州古曲”,原是当地说唱艺术的前奏和伴奏,后来一方面继续保存在说唱艺术中,另一方面脱离说唱而单独演奏,成为独立的器乐曲。河南板头曲曲调优美细腻,地方色彩浓郁,风格独特。

李汴演奏的三首河南板头曲:《苏武思乡》、《高山流水》、《落院》多次被灌、录制成唱片、盒带发行。中国唱片社在唱片封底“演员简介”中介绍:“李汴的演奏如行云流水般优美流畅,如长空荒漠般豪放宏深……”

从1982年始,李汴多次出国访问演出。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,她演奏了筝曲《闹元宵》、《峭所之春》,听众如醉如痴,朝鲜同志将李汴团团围住,伸出大拇指赞叹:“乔斯米达(好)!”在美国,每逢李

汴独奏一阙,观众席立刻爆发雷鸣般的掌声,在加拿大,聆听古筝独奏后的听众纷纷拥来,请李汴签名留念,并对翻译说:“李小姐的演奏太美妙了,简直可以净化人类的灵魂!”

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,自隋唐时就从中华大地引进古筝。一千多年过去了,日本人的古筝演奏水平仍旧远逊于中国老师。李汴曾两次浮槎东渡,传授筝艺。东京、大阪、福冈、熊本……十余座日本城市的音乐迷目睹了李汴的风采。在水户市,由中国、苏联、蒙古三国艺术家举行组演,李汴用日本筝(与中华筝略有差别)弹奏了她自己改编的筝曲《樱花》及日本名曲《四季歌》。她弹得“嘈嘈切切错杂弹,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日本筝手及听众竟歌颺垂泪。一位著名的日本筝手激动地拉着李汴的双手说:“我们差得远,差得远……”

《闹元宵》是曹东扶先生生前创作的精品,弹筝者无一不“闹元宵”,到李汴之弹,更是出神入化,炉火纯青。龙年之夏,有一位专修东方音乐史的美国留华学生(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)韦兹明听了李汴《闹元宵》的录音,慕名来京,专门拜访李汴学习筝艺。自然,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与毫无保留地教授。

李汴不仅筝艺超卓,而且精通中阮、琵琶、三弦、

· 伽椰琴(朝鲜民乐),同时会弹吉它、钢琴、竖琴。她认为:音乐是人类美好情操的表现,各个民族的乐器都有其特长,筝曲再美,也不可能独擅音乐之冠。那种“唯我独尊”、拒绝外来文化的态度最要不得。要的,是中外音乐的融汇贯通。在此思想的指导下,她的演奏,即是“国粹”,又是“人类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(韦兹朋的赞美)”。

她从无门户之见,对山东、潮州、客家、浙江诸派均能掌握自如,所谓“取众家之长,补己之短”。为弘扬祖国的古筝艺术,李汴曾克服重重困难,与同行在扬州组织举行过“中国首届古筝学术交流会”。会议开得热烈、简朴、成功。

李汴的成绩决非一蹴而就,和千千万万矢志成才的年轻人一样,尽管她有幸生在古筝世家,如果没有勤奋,照样一事无成。

孩提时代的李汴耳濡目染,渐渐地升起一个美好的愿望,长大以后当一名优秀的筝演奏艺术家。

从七岁开始,曹东扶先生开始正式教女儿弹筝。每天放学后,李汴就站到板凳上练琴,直到父亲满意为止。一年后,李汴就在学校联欢会上登台献艺了。九岁时,李汴的独奏节目被选为优秀节目参加四川省少儿汇演。她的《渔舟唱晚》及《变奏秧歌》大受欢迎。此节目又被四川省广播电台录音播放。从此,每逢学校、省市演出,总有李汴的筝独奏,并多次获奖。久而久之,她的技艺与胆量齐头并进,甚至小小年纪已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,几乎每天晚上都帮父亲给他的学生们辅导。几十年后,她辅导过的大姐姐、大哥哥们还在信里亲切地称她“小汴老师”哩。

小学五年级时,李汴又参加了郑州市少年宫主办的“小红鹰艺术团”,技艺日臻提高。可喜的是,“少年得志”,李汴从无骄傲自满情绪滋生,她牢记父亲“学问再大也要谦虚”的教导,向来不“翘尾巴”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,李汴也只好到农村插队。因筝太大难带,她就揣上琵琶。生活再艰苦,她也坚持练弹。农闲时她回到家,已被打成“反动权威”的曹东扶先生又开始教女儿弹三弦——仅仅教了三个月,曹先生就沉疴不起了。

曹先生临终前四天,硬撑着衰弱至极的病体,坚持在病榻与女儿合奏了几首古筝曲。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李汴:“我不相信筝会被淘汰,它流传至今,说明人民喜爱它。人民喜爱的艺术不是人为可以除掉的!今后不能登台弹琴,只要有人喜欢听,你就给人家弹,永远不要丢掉它!”李汴热泪盈眶,默默地颌首。多年来,她恪守父训,农村练不了琴,她就默诵曲谱;农闲回家,哪怕只几天光阴,也要把筝取出打锈擦净弹奏。这样,尽管曹东扶先生的所有曲谱都在“文

革”中被当做毒草付之一炬,李汴却如同蔡文姬强记蔡邕力作,将曹东扶的筝曲深深印在脑海里……

英雄无用武之地是最令人苦恼的,本来应该用来弹奏优美乐曲的双手被强迫去“挖地球”,捱到1971年春,终于将李汴累病了,百无聊赖,病榻之上扶琴述志,无巧不成书,让煤矿机械厂一位伯乐听见了。一个月后,李汴当上“工人阶级”,成了厂宣传队的骨干。厂方对她还是不错的,于是河南电台、电视台录音、录象,李汴的知名度陡增。

偶然中蕴含着必然。1973年秋,遐邇闻名的李汴被煤矿文工团“相中”,她成了“团员”。

煤矿文工团可不是养尊处优的去处,三天两头到地方为乌金战斗队演出,劳动强度是很大的。常常是白天装台汗流浹背,晚上演出后卸台,爬到床上已是深夜两点,李汴身体羸弱,几次累得呕吐不止。即使如此,她与同仁合作,将歌曲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、《阿佤人民唱新歌》、《白毛女》、《浏阳河》改编成筝独奏,受到广泛热烈的欢迎。她呢,胃病复发,两次休克,甚至上台前还要打一剂葡萄糖,才能坚持演出。然而,她心花怒放,她的耳畔时时想起父亲的话:“人民喜爱的筝艺术是不会消亡的!”

1980年,李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大专班。在校期间,李汴“思如渴骥勇奔泉”,勤奋学习,她改编的筝独奏《樱花》被编为古筝教材。

与昆曲类似,欣赏筝演奏,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是不行的,普及更是困难。但李汴矢志让筝这一雅乐为“四化”建设服务。经酝酿,她与东方歌舞团的池祥生、中央民族乐团的余青欣自发组成“民乐沙龙”小组,奔赴大学、工厂、机关义务演出。她们边演奏边讲解,循序渐进,慢慢将听众导入美妙的乐曲世界;《流水》的古朴明快、《渔舟唱晚》的悠扬柔美、《大起板》的热烈奔放、《四世同堂》主题乐曲的刚健豪壮,顿时开拓了听众的新天地。演奏家们就置身在听众之中,气氛活跃,感情炽热。李汴三人特别强调:“我们义务演奏,但我们的艺术价值是难以估量的,我们只希望大家做我们的知音!”“我们愿做你们的知音!”回答声震屋瓦。

作为中国社会音乐学院、中央音乐学院特约古筝教师、北京古筝研究会及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、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,李汴并不骄矜,她立志进一步完善筝演奏艺术,让曹东扶先生,让那千千万万为保护国宝而献身的老前辈含笑九泉。她深情地说:“如果有一天我去世,我希望躺在古筝之畔……”

秋瑾有诗:“休言女子非英雄,夜夜龙泉壁上鸣。”我们是不是略改动一下,诗赠女筝人李汴呢?——“休言女子非英雄,夜夜筝声动中华。”